



「原鄉，原創：用原創雙語繪本，翻轉原住民國小的語文教育！」群眾募資計畫

「原住民郷とオリジナル：オリジナルの対訳絵本で原住民小学校の国語授業を覆そう！」募金プロジェクト
Crowdfunding Plan of
"Using Bilingual Picture Books to Flip Language Education of Aboriginal Elementary Schools"

文・圖 | 黃惠玲 (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)

我第一次教書，是30年前在花蓮縣西林村太魯閣族部落裡的西林國小。雖然只有短短一學期，但是這段經歷不但顛覆了我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印象，使我變謙卑，更啟發我要成為一個好老師，而不是一個「只會教書的人」。我非常感激能夠有這樣的經歷，因此一直很想要做點事情來回饋現在的西林國小。

2015年，我終於回去拜訪西林國小，訪談教職員之後，發現西林國小的語言教育面臨很大的困境，除了師資的來源之外，教科書內容與學生生活脫節，也是大問題。我看到這樣的需要：原住民孩子如果能用英語和族語閱讀與自己生活經驗相近的故事，不但可以減低文化的疏離感，故事的趣味性更能提升學習的興趣。因

此，我運用自己的專長：語言習得與繪本創作，寫了4本會讓原住民孩子有共鳴的故事，我們相信，西林的孩子應該要用族語連結自己的根源，並用英文將自己的文化講給全世界聽。

這件事一定有人重視，我要讓它被看見

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做群眾募資呢？如果直接跟對繪本有興趣的朋友、學生們募款，或是找有經驗的公司來幫忙提案和行銷，不是更容易嗎？但是，我覺得這種有意義的事情不能只找認識的人來贊助、「自high」，而應該讓更多人能看見並關心這樣的議題。我也希望實際參與這個案子的每個部分，親自當這個夢想的推手。很幸運的，在208位贊助



30年前在西林國小任教的收穫，讓筆者決定做點什麼回饋當地。

者中真的有60%是陌生人，讓我們十分感激。儘管推廣過程非常辛苦……

群眾募資平台FlyingV在台灣成立4年，期間不乏很紅的專案，如「割闖尾」、殭屍路跑等，所以我們以為它的知名度已經很高了。但在推廣專案時才發現，大部分民眾仍對群眾募資的概念很陌生，尤其四、五十歲這個年齡層的人幾乎沒有聽過。因此他們當然也不瞭解群眾募資的「遊戲規



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做群眾募資呢？如果直接跟對繪本有興趣的朋友、學生們募款，或是找有經驗的公司來幫忙提案和行銷，不是更容易嗎？但是，我覺得這種有意義的事情不能只找認識的人來贊助、「自high」，而應該讓更多人能看見並關心這樣的議題。



則」——也就是如果募款沒達到100%，已經贊助的金額會全數退還給贊助者，提案人一毛錢也拿不到！

這種「全有全無」的機制對提案人非常殘酷，尤其我們的目標金額是龐大的50萬，所以我們從募款第一天開始就非常緊張，特別容易患得患失，會不自覺地去計較贊助的人數跟金額。直到開始去催促親朋好友趕快贊助時，很多人才說



繪本裡的族語文本，由西林長老教會的張永晃牧師協助翻譯。

「我一直以為募款是無期限的！」殊不知我們的募款時間只有一個半月啊！因此我們後來在Facebook粉絲專頁「去部落做什麼」上澄清這樣的觀念，並且每天倒數募資結束的天數，讓大家體會時間壓力！

而不瞭解繪本的人可能會覺得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去做教科書，或是不瞭解這些繪本跟目前的族語教材有什麼不一樣。又因為這4本繪本是以英語及太魯閣語呈現，一般讀者可能興趣也不高。懂繪本的人可能覺得我們是在老王賣瓜，自己說自己寫的故事好看；這些故事怎麼跟課程結合等等的疑問。因此，如何讓大家看到這個專案的核心價值，看到這

些故事對語言學習與跨文化瞭解的助益，以喚起真正「贊助」的動機是我們的挑戰。我後來想到：應該為4本繪本拍宣傳影片，讓故事去說服大家。後來這個方法奏效了，因為在影片上線後，就有越來越多人贊助！

網路並非無遠弗屆

尋找贊助者的時候，我發現我的學生很容易被專案感動，但普遍沒辦法捐很多；我這個世代雖然相對來說比較有財力，卻會因為覺得付款流程太複雜或是不信任這個網站而卻步。碰到這樣的贊助者，只好走傳統募款的方式，讓他們填寫實體表格，再手動幫他們





這個專案想要翻轉以主流文化為中心的教材編撰模式，我相信很多人也注意到這個問題，我比較幸運的是有208位贊助者一起為解決問題出一點力。30年前在西林國小我得到太多，感謝所有幫助這個專案的人，讓我30年後終於有機會成為「給」的那一方。



登錄資料。

我曾經天真地以為透過線上募款，訊息會傳遞得很快，但是由於網路資訊太多太龐大更新太快，會主動去尋找或發現我們的人其實很少。雖然FlyingV每天會幫不同專案宣傳，但過了幾天就會被洗版，導致能見度還是不夠高。因為「網路太慢」，所以終究得想辦法找更多的曝光機會，到處去演講、接受訪問、說故事……等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專案。

把每個困難都當成讓專案更好的機會

FlyingV要求每個專案都要拍攝宣傳影片。這是碰到的第一個困難，只好尋找相關領域的人才來幫忙。幸運的是，最終我們找到西林村出生的攝影師張明治。他聽我描述這個專案後一口就答應了，還特地從桃園開夜車回西林。我們其中一個拍攝地點是30年前學生帶我去玩的小瀑布。為了配合我們，他扛了好幾公斤重的攝影器材上山，還走在前面幫忙開路，甚至背著我涉水讓我更靠近瀑布呢！

第二個困難是掌握繪本的圖像品質。因為想讓西林國小的學生一起參與創作，所以把每本繪本的線稿完成後交給他們著色。雖然他們畫得很認真，但因為是多個學生完成同一本繪本，中間難免會有脫離故事線的問題，像是用色前後不一致、不協調或是加了太多料以致打擾故事想表現的情感，只好請設計學院的學生幫忙修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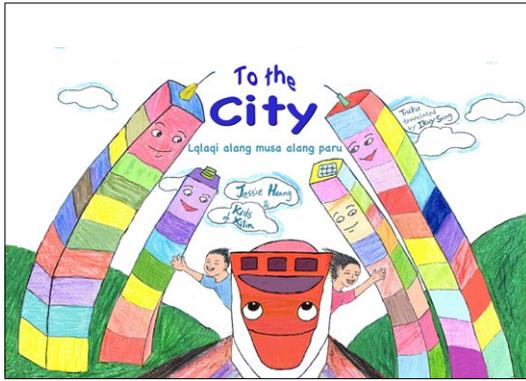
但經過三番兩次的討論和修改，他們還是抓不到我要的感覺。溝通困難讓雙方都十分疲憊，也很耗時，最後決定用我陽春的繪圖軟體能力，自己一張一張慢慢修改。我研究繪

本多年，所以瞭解繪本該有的表現元素，努力修改之後，繪本的故事內容因為童趣的元素而更吸引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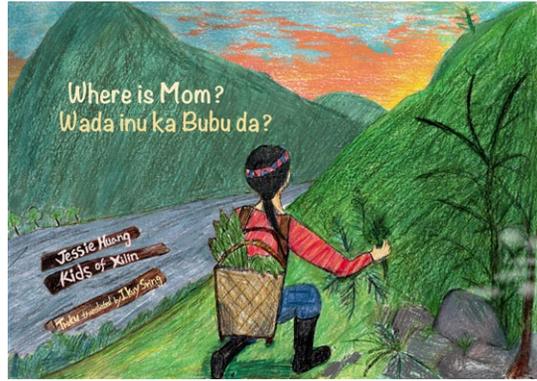
族語翻譯的學問

繪本裡的族語文本，是由西林長老教會的張永晃牧師翻譯。他非常認真，過程中會去請教部落耆老。其中耆老們分成兩派：一派非常排斥外來語，另一派則可接受，所以他必須小心求證。例如在翻譯「鵝」的時候，應該要翻成老人家習慣講的gacyu（日語），還是要翻成族語課本裡的ruru paru（很大的鴨）呢？如果是太魯閣語沒有的字詞（如台北101），又該怎麼翻呢？這些問題經常讓他苦惱。跟牧師討論翻譯時，也學到好多有趣的事。原來，太魯閣語沒有「動物園」這個詞，因為把動物抓起來觀賞的觀念並不存在，所以只能翻成「把動物關在一起的地方」，明明我們都是生長在台灣，這樣的文化差異我們並不瞭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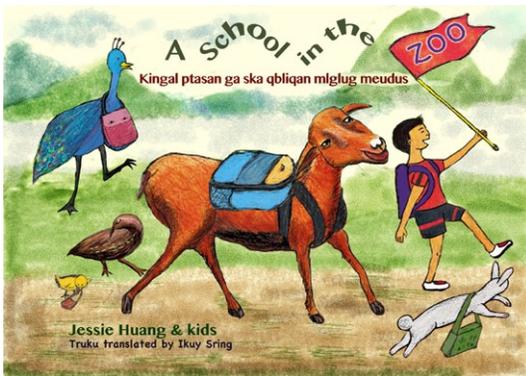
期間也很多人問我：「為什麼繪本沒有中文？有中文大家比較看得懂，以後也比較好賣啊！」這個問題，透露一般大眾仍以強勢文化的語言為閱讀語言的觀念。但是，我想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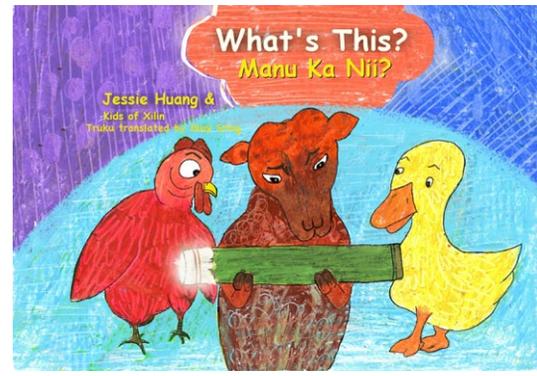
繪本《To the City / Lqlaqi alang musa alang paru》封面。



繪本《Where is Mom? / Wada inu ka Bubuda?》封面。



繪本《A School in the Zoo / Kingal ptasan ga ska qbliqan mglug meudus》封面。



繪本《What's This? / Manu ka Nii?》封面。

扭轉這樣的觀念，因為我相信故事本身如果有足夠的趣味性，再加上圖像的表現，一定可以吸引讀者突破語言的隔閡來閱讀。而且英文文本也不難，如果有心，搭配英文而學會幾個太魯閣語的詞彙，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嗎？如果台灣真的是多元文化的國家，這些繪本如果能幫助我們去認識、學習在地的不同文化與語言，不也是一件好事嗎？更何況，我當初創作這些故事的本意是要「回饋」而不是「販賣」。

「給」是最大的幸福

現在翻轉教育好像是個熱門話題，但是如何翻轉、要翻轉什麼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。這個專案想要翻轉以主流文化為中心的教材編撰模式，我相信很多人也注意到這個問題，我比較幸運的是

有208位贊助者一起為解決問題出一點力。30年前在西林國小我得到太多，感謝所有幫助這個專案的人，讓我30年後終於有機會成為「給」的那一方。更希望藉由這個專案的成功，讓大家更重視原住民偏鄉教育的問題。◆



黃惠玲

台中市人，美國加州克萊蒙研究大學（Claremont Graduate Univ）教育學博士，現任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。研究專長：語言習得、兒童文學、多元文化繪本的分析。現在多從事兒童文學作品翻譯、繪本創作以及繪本人才培育。

